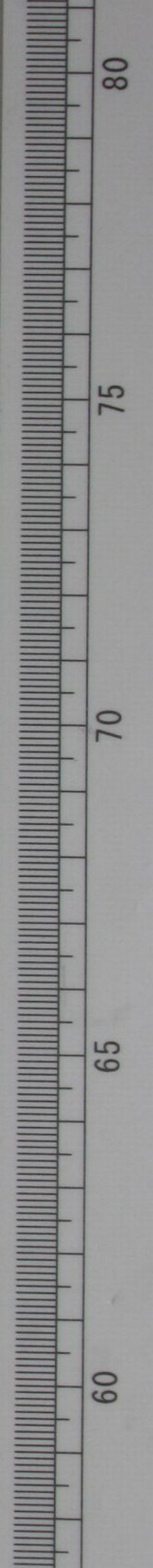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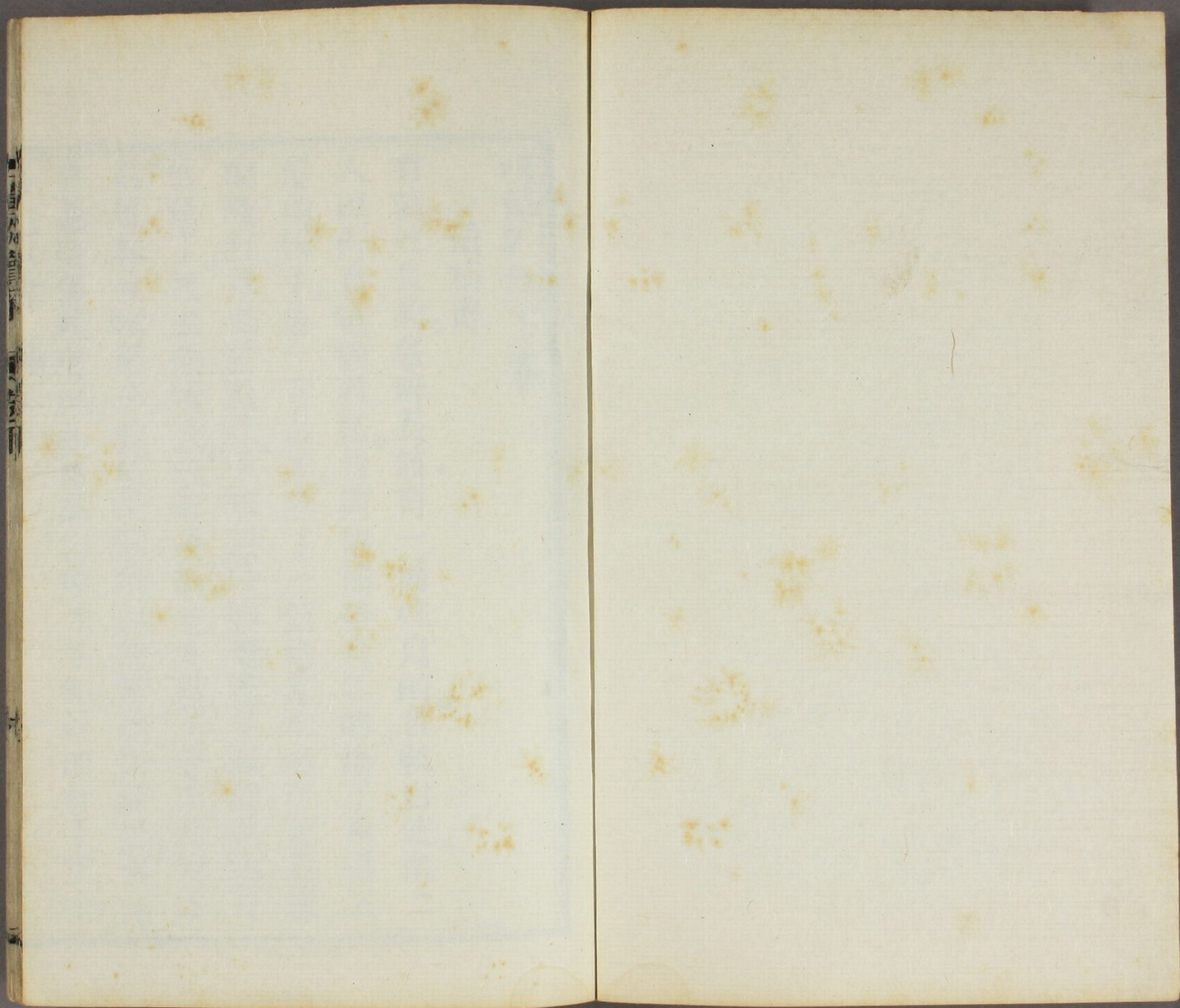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01
7





嘻談錄下卷

債精傳

有箇姓長的名叫長該。有一箇姓白的名教白使。他二人因何有這箇名姓。皆因他都是有名的。借了永遠不還的國手。這一日長該借了一箇姓定的。名叫定後。跟的錢。打算也要長該。誰知定後限要定了。跟的甚緊。長該急了。我白使求救。白使說。我的本領。不是他的對手。自好我我師傅去。長該說。你的師傅是誰。白使說。我師傅道號債精老祖。在窟窿山修煉多年。修的妙手空空。

永度無窮歲月。靈山隱隱。竟成有債神仙。明日我與你
同去拜求。自有解救。二人商議定了。到了五更天。打後
門裏一個趙不肖溜出城。一路而來。走過了窟窿橋。繞
過了漩人坑。又過了沙土井。行够多時。遠遠望見一座
搖擺山。山前立一對棒槌接起來的旛杆。二人來至山
前。見一山洞。洞門上刻着四箇大字。窟窿山洞。旁邊有
詩一首。上寫着。人見窟窿愁。我見窟窿喜。我非愛窟窿。
家在窟窿裏。對門貼一豎條。上寫明日再見。兩旁更有
對聯。一聯是。洞裏盡窟窿。不怕你打門打戶。山中無歲

月何愁。我過節過年。二人進了洞門。有穿堂三間。上寫
着。得過且過。過了穿堂。遠遠一望。盡是空中樓閣。樓下
有舖面兩間。一間開的是汕金作。一間是出賣風雲雷
雨。又望前走。見一座破廟。匾上寫着窮神廟。進了廟門。
見殿宇傾圮。廟貌凋零。壞旛杆。前合後仰。破香爐。東倒
西歪。見一老僧。階前補衲。有一瘦犬。地下酣眠。真是老
僧募化隨雲去。餓虎時來傍佛眠。二人上了佛殿。見上
面寫着大窮寶殿。殿上供着一位愁眉不展的窮神。幾
個焦頭爛頭的窮鬼。兩旁亦有對聯。上聯云。本來赤手

空拳。那個能帶半文錢去。真是窮神餓鬼。誰人肯燒一炷香來。二人出了廟門。又見小小花園。點綴極其幽雅。有幾枝不開花的石榴樹。樹上落着一隻禿尾巴鷹。碧桃樹底下。立着一隻磁公雞。旁邊一道小河。乃是一汪死水。水裏有幾條白喫猴的魚。還有幾個窮蛤蜊。走過了小河。看見兩個小童。在那裏學着騎驢。轉影壁玩呢。一個名叫遲遲。一個名叫噎噎。白使是認得的。上前招呼說。師兄師傅在那裏。童兒說你來的不巧。剛纔還在雞罩裏睡覺。如今到後山打獵去了。你二人何不同我

前去一看。白使說很好。二人跟着童兒來至後門。見門上掛着一副對聯。上聯是。但事搜求皆鼠輩。能知射獵亦英雄。童兒開了後門。見後山前好大一箇圍場。二人立住了脚。遠遠觀看。只見債精老祖帶領坑棚拐騙四大帥。閃展騰挪四先鋒。七十二路拐子手。八十一路剪刀兵。拉着走狗。駕着禿尾巴鷹。債精騎的是孫賓的牛。手擎閻王爺的可。四大帥也有光眼子騎擡馬的。也有騎之母豬打線鎗的。大家正在努力上前。只見半中腰竄出一個野兔子來。債精是不見兔兒不撒鷹的。誰知

還戴着帽子。一撒手玩了一個倒栽葱。野兔子摺窟子就跑。四大帥說跑了你我不打關東圍。催撻馬就趕你看。好鬧熱。一箇圍場。真是狐假虎威。狗仗人勢。眾好漢前圍後裏。各禽獸東竄西逃。細看禽獸裏。也有遷願的野豬。也有上墳的羊。也有海子裏鹿。也有蹙狐狸白眼狼。也有帶帽子的野鷄。帶柳鑽的野貓。還有二尾子撒糞的兔子。各樣禽獸無一不有。可就是沒猴兒。大家正然紛紛打獵。忽見一隻猛虎奔到老祖面前。一撲撲下牛來。一口啣了就走。眾人連忙追趕。四大帥說不必去。

追。老虎不敢喫老祖。老祖是没人味的。果然老虎啣至半路。鬆了口。聞了一聞。連頭也不回。一直去了。債精爬將起來。正要想走。又見一隻人熊撲到跟前。抱着臉就舔。大家說這可不好了。人熊又來舔臉。快去相救。四大帥說更不必害怕。老祖是千層厚皮臉。舔了一層。還有一層呢。大家這才上前攙起。只見老祖果然一毛不拔。分毫未損。搖搖擺擺進後堂去了。長該白使看了半天。一回頭不見兩箇小童。白使說我們趁早到後堂見老祖要緊。二人灣灣轉轉來至後堂。抬頭一看。只見窮光

萬道。債氣千條。堂柱上掛着一副對聯。上聯是拆東牆補西牆。窟窿越掏越大。下聯是借新帳還舊帳。把式愈打愈圓。區是債多不愁。二人上了台階。見左右無門。長該說你師傅門在那裏。白使說我師傅門在房頂兒上。二人只得爬房進門。來至老祖面前。雙膝跪倒。偷睛觀看。只見老祖四方腦袋。兩道空心眉。真是一張千層樺皮臉。紅口白牙。抹着一嘴石灰。半晌微睜一隻眼睛。看見白使說你到此何幹。白使說今有長該欠定後跟的錢。被他跟定。無處躲避。來我弟子求救。弟子是碟子裏

洗澡淺的狠呢。連夜偷出城來。特求師傅大發慈悲。救長該一命。債精說什麼人的錢。借不得。單要借定後跟的錢。他的道行不淺。你二人如何是他的對手。指指一算。說定後跟來也。待我設法擒他便了。你二人來的甚早。想來還未吃飯。白使說徒弟們是雌螻拏頂。還控着鏡兒呢。老祖叫遲遲瞪瞪來。帶他兩人。廚房用飯。童兒帶他二人來至廚房。見門旁亦有對聯。上聯是睜眼無半文錢。全憑打算。開門少七件事。不怕饑荒。橫披是喫了再說。進了門。只見倒竈扣鍋。少鹽無米。牆上供着一

位冷清清的竈王亦有對聯。上聯是。可憐日日絕烟火。但願人人供辣薑。長該說。這下聯我不懂。遲遲說。我們山中朝朝寒食。久不動烟火。竈王爺想吃點辣薑。趕趕寒。說着大家笑了。遲遲瞪瞪。連忙上前。燒起噓糊了炭。坐上出溜鍋。下了一斤不見面。剝了一盤蒸不熟。煮不爛的滾刀筋。切了一碟子。沒纓兒的醬蘿蔔。長該白使。伸出空空妙。張開免開尊。吃了一箇淨盤大。又我補一碗沒米兒稀。直吃的天愁人怨。猫狗傷心。纔來到老祖面前稱謝。債精說吃飽了。叫長該過來。你先搪他一陣。

給你戴上我的吹氣帽。穿上我的虱子襖。擎上我的溜光槌。再與你派兩員大將。一個叫左先鋒。粘不着。唐脫。一個叫右先鋒。抓不着。馬冒。大家披掛整齊。放了一個烟兒炮。湊朋子。出了洞門。與定後跟交鋒。定後跟一見長該。大聲斷嚇。說長該。你不該聽了白使這小子的話。打後門逃之天天。來我債精。是何道理。今日見面。還有何說。快還錢來。饒你一死。長該一聞此言。到底情虛。覺的打了一個晃兒。站不住脚。馬二把下河。拏鴨子。敗下陣來。定後跟直追到洞口。挺身大罵。二人逃進洞來。緊

閉洞門。來至債精面前。磕頭請罪。債精說你二人到底草雞毛。待爲師的設法拴他便了。老祖連忙披掛。頭戴一頂紙糊的馮虎。左手使一根不認杖。右手使一根一筆鉤。坐下騎的是端午兒癩蝦蟆。遲遲架着禿尾巴鷹。噠噠抱定磁公雞。開了洞門。與定後跟相見。只見定後跟頭戴一把抓的帽兒。身穿打飯吃的票兒。八個不答應的片子嘴兒。六親不認的楞子眼兒。七輩五不笑的簞子臉兒。四面都是腦杓子的腦殼。左手使的是吐絲繞。右手使的是磨鈍子。坐下騎的是瞎子。放的那個驢。

一見債精。老祖大聲招呼。說債精與你何干。快將長該白使交出。饒你一洞的生靈。債精也不答話。叫遲遲將禿尾巴鷹放起。定後跟忙用吐絲繞把禿尾巴鷹套去。老祖又叫噠噠再將磁公雞擎起。定後跟又用磨鈍子將磁公雞打碎。老祖一見心內着忙。說他將我兩件無價之寶破了。如何是好。自好詐敗佯輸。誘他起來。再作計較。債精催定端午蝦蟆急急逃走。定後跟打着瞎子驢緊緊跟隨。債精一面逃。一面在懷中掏出一把陰面小扇子來。用手一搨。搨了一陣過堂風。化了一道長河。

定後跟趕至長河岸前。不見了債精老祖。只見大河阻
路。又無渡船。本有一座長橋。又被債精過河拆了。四顧
無人望洋而嘆。正在着急。遠遠望見一隻渡船。一個梢
公。自上流搖櫓而來。定後跟連忙招呼。說梢公大哥你
看見債精沒有。梢公說剛纔看見他。拆了橋過河去了。
就在前面不遠。定後跟說求大哥渡我過河。重重有謝。
梢公慢慢將船攏岸。定後跟連忙跳上船來。不上船還
好。誰知那船乃是債精變化的一隻沒底兒的船。只見
定後跟兩脚登空。翻身落水。那梢公不慌不忙。用手把

臉一抹。現出債精老祖本來面目。用手指定罵道。定後
跟。呵。定後跟。你可上了我的晃噹晃了。管叫你一輩子
也拔不出腿來。定後跟在地下叩頭道。我從今以後。再
不惹你們長白人了。

龜蛇轉生

真武大帝修煉千餘年。當棄凡入聖之時。曾剖腹投五
臟於水中。腸化爲蛇。肚化爲龜。所謂龜蛇二將是也。一
日真武謂龜蛇云。你二人隨我多年。勤勞卓著。欲使你
二人轉生下界。享受塵世之福。以酬昔日辛苦。不知你

二人要托生何樣人。享受何等福。烏龜說。我要托生一富貴官。衣食要豐足。珍饈要適口。嬌嬈豔麗之女。任我追歡。生殺予奪之權。由我自主。吾願足矣。又問蛇。蛇曰。全非我之所願。我惟願托生一尾龍睛魚。真武問曰。你本是水族。因何又要托生水族。蛇曰。托生龍睛魚。非爲別故。我要睜着兩隻大眼睛。看這王八小子。要怎麼樣遮騰。怎麼樣享受。

土地還願

土地見山神。各道貧窮。山神說。何不開門管事。收些香

火才好。土地說。這時候像你。我這小衙門。不管事也倒罷了。山神不聽。使小鬼作祟。往來行人多有染病。還願者。一時香火甚盛。土地鬼卒。偶來山神廟前。見桌前遍插高燭。鼎俎滿獻。三牲廟貌莊嚴。金身整肅。不勝涎羨之至。回廟見土地。述說山神何等威濶。何等興隆。我們這般清苦。何不尤而效之。小鬼等亦可稍沾餘潤。土地說。若要我管事。必須大作威福。弄一分大大香火。若止寸楮瓣香。何濟於事。汝等先在本境訪查。如有交好運之人。攝之使來。鬼卒在本境訪查數日。不得其人。土地

說自好越境訪查。小鬼出境等候。良久見一騎馬人。相貌魁梧。紅光滿面。小鬼遂將此人攝至。土地用瞌睡蟲。使他睡熟。夢中屬曰。我保佑你發財。你要大大還願。其人許唱戲掛袍。三牲供獻。許畢醒來。却是一夢。上馬尋大路而回。未及一年。果然貿易致富。路過土地祠。許回家再來還願。土地使小鬼坐索。迷住不放。其人曰。行路人未及製辦香楮。現有銅錢二串。供獻神前。你老人家喜歡喫何物。隨意自買。所許神戲。自好我唱。手執馬鞭。神前舞蹈。唱畢討賞。又將桌上銅錢拏下。作為賞資。將

行路蠟燭。拏出兩枝。點燃。插在小鬼鬚上。將帳簿拆開。貼了土地一身。卽算掛袍。了願騎馬而去。小鬼見此人已走。握着屁股訴曰。鬼卒並未得受分文。叫我們無辜坐蠟。實在難受。土地說。我本不願管事。都是爾等慫恿。弄了我一身債帳。叫我何日才能還清。

聖賢愁

有一人姓白。綽號白喫。無論何處宴會。不請卽至。坐下就喫。村中人甚惡之。公議在邨前三聖祠立一匾。上寫聖賢愁三字。一日呂洞賓。鐵拐李。雲遊至此。看見匾上

聖賢愁三字不解所謂。遂化作雲遊道人。訪問情由。土人云。我們這裏有一白喫者。喫遍一方。見了他。雖聖賢亦要愁。故有此匾。洞賓說。我二人雖不是聖賢。見了斷不至於愁。倒要會會他。看他有何白喫之術。二人坐在廟臺之上。呂祖吹了一口仙氣。變了一壺酒。幾碟菜。剛要斟酒。白喫已至面前。說你二位在此多有失陪。坐在一傍。就要動手喫酒。二仙急忙攔阻。說我們這酒不是白喫的。要將匾上三字。各吟詩四句。說對了方准喫酒。說不對。驅逐出境。白喫說。請你二位先說。洞賓即指匾

上第一聖字。說耳口王。耳口王。壺中有酒我先嘗。席上無肴難下酒。拔出寶劍將耳朶割下。說割個耳朶嘗一嘗。鐵拐李又指匾上第二賢字。說臣又貝。臣又貝。壺中有酒我先醉。席上無肴難下酒。將洞賓手內寶劍接過。把鼻子割下來。說割下鼻子配一配。白喫看了大驚。說我從來沒見過如此請客者。輪到我不能不說。指着匾上第三愁字。說道未火心。禾火心。壺中有酒我先斟。席上無肴難下酒。拔根寒毛表寸心。二仙說你真豈有此理。我們一箇割耳。一箇割鼻。你因何只拔一毛。白喫說。

今日是遇見你二位。若要是別人。我連一毛也不拔。
請分子

一人生乎最喜請分子。遇事尅扣眾人銀錢。死後閻君痛恨。發在黑暗地獄內受罪。一進地獄。卽與眾人說。列位在此不見天日。何不各出公分。開一個大大天窗。我來承辦。眾人云。我們有錢。不犯花在黑地裏。

護月善求

有作客異鄉者。每有人請入席。輒狂啖不已。同席之人甚惡之。因問曰。貴處每逢月食。如何護月。答曰。官穿公服。聚僚屬設壇擊鼓。俟其吐出始散。其人亦問同席者曰。貴鄉亦相同否。答曰。敝處不然。只是善求。問如何求法。答曰。合掌稽首。對黑月而言曰。阿彌陀佛。你老人家太喫的利害了。省之點喫。留點與人看看罷。

偷肉偷油

一廚子往一富家治酒。偷肉藏在帽內。適爲主人窺見。有意使他拜揖。好使帽內肉跌於地下。乃對廚子曰。連日辛苦。我作揖奉謝。廚子知主人已覺。恐肉跌出。對主人曰。萬不敢當。主人拜揖。小人在這裏跪下了。廚子偷

油煉好灌在腸內趁腸未熟圍在腰間用衣遮蓋忙忙來至二門恰遇新姑娘回門走進腸已透熱自好挨着疼躲在一旁姑奶奶一見太太眼中落淚太太見了姑娘起心裏心疼說我的心肝你疼死我了廚子在旁應之曰我的大腸你燙死我了

嗇刻鬼

有一極嗇刻人真是不怕餓死不喫飯人人皆以嗇刻鬼呼之這一日過河連擺渡錢都不肯花甯可涉水而過行至中流水深過腹勢有滅頂之兇急呼岸上人來

救人曰非二百錢不肯救嗇刻鬼曰給你一百文何如頃刻水已過肩又呼曰給你一百五十文何如岸上人仍不肯救竟自溺水而亡孽魂來至閻王殿前王曰你這嗇刻鬼在陽世視錢如命一毛不拔今日來至陰司帶他去下油鍋鬼卒帶至油鍋前只見油聲鼎沸烈焰飛騰嗇刻鬼曰這許多油可惜太費若把這油錢折給我情願乾鍋魚鬼卒大喝一聲將嗇刻鬼用叉挑入油鍋炸了一箇焦頭爛額少皮沒毛仍將孽魂帶至閻王殿前發落王曰此人這等可惡應罰他去變猪狗嗇刻

鬼哭訴云。罰我變猪狗。我也情願。惟有一件事。我甚冤枉。問王。問曰。你有何冤枉。嗇刻鬼曰。我在陽世。一輩子沒吃過葱。求問王。爺指明。這葱到底是個什麼味兒。問王。聞聽。怒髮冲冠。指定嗇刻鬼。罵曰。你這該死的孽魂。嗇刻的連葱都沒喫過。待爲王的。告訴於你。這葱是酸的。連問王。爺也沒喫過。

鬼擇主

貪字之形。近於貧。未有貪而不貧者。有一人極貪而貧。因貧而死。窮魂渺渺。來至幽冥。問君遂判之曰。你這孽

鬼。在陽世貪得無厭。終窶且貧。貧不能安於貧。妄想貪求。作孽多矣。應罰去變禽獸。昆蟲之類。貪鬼曰。罰我變禽獸。昆蟲。實不敢辭。但求大王格外垂憐。俯准我擇主而事。王曰。何擇。答曰。若教我變走獸。我要變伯樂之馬。張果之驢。若教我變飛禽。我要變右軍之鵝。懿公之鶴。若教我變昆蟲。我要變莊周之蝶。子產之魚。王遂赫然斯怒。指而罵之曰。你這孽障如此。揀擇與陽世之作官。而揣缺之肥瘠者。何異。着罰作一烏龜。既是怕窮。令其常常縮頭。既是多貪。令其終歲喝風。却吃不着一物。貪

鬼乃恍然曰。我雖然未嘗作官。却知道作官的罪孽不小。

死要錢

一客束裝歸里。路過山東歲大飢。窮民死者無算。旅店蕭條。不留宿客。投一寺院。見東廂停棺數十口。西廂只有一棺。歸然獨存。三更後。棺中各出一手。皆焦瘦黃瘠者。惟西廂一手稍覺肥白。客素負膽力。左右顧盼笑曰。汝等窮鬼。想手頭窘甚。向我乞錢耶。遂解囊各選一大錢。與之。東廂鬼手盡縮。西廂鬼手伸如故。客曰。一文錢

不滿君意。吾當益之。添至百數。猶然不動。客怒曰。窮鬼太作喬。可謂貪得無厭。竟提兩貫錢。置其掌。鬼手頓縮。客訝之。移燈四照。見東廂之棺。皆書飢民某字樣。而西廂一棺。書某縣典史某公之柩。

嘲採戰

黃帝御三千六百女。而成仙。後人祖爲採戰之術。一老翁欲效之。廣置姬妾。日夜嫖戰。誰知屢戰屢北。遂成虛癆之疾。猶自強戰不輟。延鑿診視。鑿云。腎氣大虛。精髓已竭。非岐補不可。老翁曰。虛不虛。且勿論。不知我還有

中庸新金 卷一
三
腦髓沒有。鑿云。骨髓雖竭。腦髓尚在。翁喜曰。想不到我還有腦髓。請問先生。我這腦髓。還够戰幾回的。

酒誓

一人嗜飲。日在醉鄉。杯中物。時不離口。已成酒病。眾友力勸其戒酒。嗜飲者曰。我本要戒。因小兒出門未歸。時盼望。聊以酒澆愁耳。子歸當戒之。眾曰。賭咒方信。嗜飲者曰。子若歸不戒酒。教大酒鋼把我壓死。小酒杯把我噎死。跌在酒池內泡死。掉在酒海內淹死。罰我生爲麴部之民。死作糟坵之鬼。在酒泉之下。永不得翻身。眾

友曰。令郎到底何處去了。答曰。杏花村外。給我沾酒去也。

夫妻頂嘴

小兩口吵嘴。隔壁老太太來勸。說你兩夫婦因何吵鬧。婦人說。我們當家的。實在沒良心。人家變着方法服侍他。他總說我不肯服侍。男人說。老太太不要聽他的話。自娶了他進門。服侍我的時候很少。他高了興。倒教我服侍他。婦人着急曰。我怎麼不服侍你。人家作月子一個月工夫。你倒幹了我二十九回屁股。你還說人家不

服侍你呢

懶婦

一婦人極懶。日用飲食。皆丈夫操作。他只知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而已。一日夫將遠行五日方回。恐其懶作挨餓。乃烙一大餅。套在婦人項上。爲五日之需。乃放心出門而去。及夫歸。已餓死三日矣。夫大駭。進房一看。項上餅。只將面前近口之處。喫了一缺。餘餅依然未動也。

